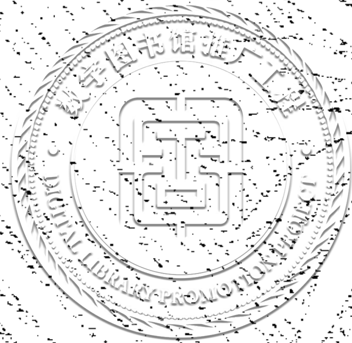
袖珍小說

一聲猿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一聲猿

第一章

凍雲密合。殘月微茫。當此午夜。沈沈萬動俱息之際。英倫城外之打克洛村中。忽有一男一婦。蒙犯霜露。相將疾走於森林灌木間。婦人抱一錦綳。緊貼懷中。且行且返顧。一若惟恐人之躡其後者。男子則短小精悍。身著夕服。手提一皮包。頗沈重。測其狀。殆與婦人相約而私奔者歟。男子忽顧謂婦人曰。阿奢。此地去倫敦殆二十餘哩。彼輩醒時。尚能追及否。婦曰。否否。彼輩非天明不能醒。醒而偵察余等舉動。又耗若干時。余與汝早翱翔天外。不可蹤迹矣。

打克洛村境地雖荒僻。然距海岸僅十有六哩。二人貪夜冒

險進行。直奔海口。正遄行間。斗有一道光線。自叢莽中發出。直射男子之側面。猝將其鷹鼻虎目。驚惶黧黑之容。一一繪出。阿奢在後。急操俄語呼之。若欲令其避光線以就黑暗者。男子大駭。狂奔。婦疾從之。回顧則光綫倏隱。彷彿一黑影躡其後。昏暗中莫辨爲誰。何乃奮步越山而走。未及數十碼。忽聞身後噭然一呼。似一人傾跌之聲。審之。則黑影已不見。道旁遺一警察燈。蓋此警察一路尾之行。而山徑崎嶇。下臨深澗。偶一不愼。遂失足而墮。顧斯地遠隔塵市。爲警察權力所不及。此警察者。殆自英倫尾至者耶。二人亦未遑檢驗其生死。急急前進。

晨星在樹。天影四垂。俄而赤霞照射。旭日一輪。早湧現於水

平綫上二人奔馳一夜。猝覩此種奇麗之現象。躍於眼簾。瞬將達其最急切最希望之海口。喜可知已。一時足力愈增。進行愈疾。

海口有一餐館。館中有樓。俯瞰海面。時樓上面窗坐一人。方據案獨酌。忽回首覩二人倉猝之狀。心疑之。急出其所攜照像器。攝一小影。既畢。仍坐飲如故。其人非他。蓋即倫敦警署之名偵探白克利君。白素有酒癖。雖清晨不輟。然亦未嘗廢事也。時二人既近海口。適派爾司汽船將開行。男子急啟皮包。出鈔票一紙。赴公司購得船票。然後乘舢板渡往派爾司船。舢板甫離岸。行未數武。猛聞汽笛嗚嗚。機聲轆轆。則大船已西向展輪疾駛去矣。蓋此船原定於是晨四句半鐘開駛。

二人來時已逾五句鐘。故不能及。乃折向本埠。投一劣等旅館棲止。

旣抵旅館。突有一人從之入。自後呼曰。柏林先生。盍少待余亦將投宿於此。以待第二次輪船。男子驟聞有呼其名者。頓露驚懼色。急返顧。則其人已近身。且不之識。神經不勝戟刺。强言曰。君何人。何迫余之甚。語時。聲顫而低。斷而不續。其人曰。余名培克斯。曩在亞洲貿易時。君方爲某帆船水手。固曾相識者。胡遂忘之耶。讀者諸君須知此培克斯者。蓋白克利偵探之變相也。自來此探案。已一星期。斯時自餐館尾柏林至此。身服賈人服。狀如行商。柏林聞其述前事。瞪目不能答。少頃曰、余已不之憶矣。余奔馳頗殆。而舊日喘疾復發。急求

休息。不能與君相酬答。幸君毋罪我。遂入旅館賃居第玖號房間。取鎖鑰。命館傭前導。徑與阿奢相將入室。

此僞培克斯君見柏林不顧而去。乃小立片時。亦進旅館。索房間適拾號室無客。遂與館主賃定。匆匆步入。則見屋宇湫隘。垢積塵汚。蓋其地爲小鎭。無出巨金賃之者。故陳設亦甚草草。僞培克斯出袋中雪茄。步至椅畔。坐而吸之。偶仰首見壁上有一窗。外以紛堊白板。爲小扉。僞培克斯起而闢之。中隔玻璃一層。正與玖號房相望。方注目間。瞥見對面兩目灼灼。蓋亦啟扉以矚此間者。兩人倏爾一照面。各默默引去。

時館中方傳早餐。諸客皆赴。白克利復與柏林遇。柏林忽改其常度。不似前此之落漠。趨前問答。意殊殷殷。白因詢其將

何所適。柏林曰。余於一千八百五年爲帆船水手。未幾。此船觸礁沈沒。余與機器師愛克。遇救得不死。輾轉飄泊而至倫敦數年於茲矣。今將赴……言至此。囁嚅曰今將赴好望角。應此倫兒船主之招。故取道於此耳。白微微頷首。餐畢。阿耆先去。柏林起入吸煙室。白從之。出囊中雪茄在手。徐徐燃吸。柏林亦出雪茄一枝。示白曰。君知此菸所自乎。此菸原料。產於澳洲。氣味芳烈。實非他種煙可比。先生盍一試之。白謝而受之。持煙在手曰此雪茄果佳製。但惜鄙人適吸他種煙。徒亂其味。當攜歸徐徐吸之。柏林見白受而不吸。意頗懊喪。乃更取一枝自吸之。其香果勝於常煙。座中有煙癖者。咸垂涎焉。已而各歸室。白略坐片刻。卽扃門出。僱一馬車。命馳往達

爾斯醫生寓。達爾斯者。精於化驗。素與白相善。白遇疑難事。輒就商焉。少頃車抵達氏寓。欵門入。則達醫士已外出。詢僕人以達何時歸。則云須午後。白悵悵無所之。乃留車門外。入其室。坐待之久而不至。時壁上報時鐘。已鏜然十一鳴。煩躁特甚。起而徘徊。瞥覩案側置新聞紙數頁。姑取視。以作遣悶計。閱至中間一則。不覺神爲之注。其略曰。

昨夜司屈來恩街二十一號亨而利銀行第四層樓上。出一暗殺事。此樓爲該行存儲緊要文件之所。一老書記守之。此書記不知何時爲人所害。檢視各物。皆無損失。惟缺海關稅據及國家儲蓄簿記二種。杳無蹤跡。警署聞信後。立往勘視。此書記身無傷痕。樓窗未啟。吊臺位置。亦無改

變形迹。但樓後小鐵窗有一處損壞。縱橫只九生的邁當。雖極瘦怯之夫。亦難出入。殊可異也。

白閱至此。默計柏林夫婦形迹詭異。殊甚可疑。尤怪者。深夜旅行。并攜小孩倉皇出走。使非事急。何不可少緩須臾。俟天明而乘火車耶。且彼夫婦來時。明明攜有一小孩。在迨出就餐室。則所攜之小孩忽不見。斯何故歟。之二人者。得毋與彼案有關係耶。時報時鐘已鳴十二下。達爾斯自外歸。白方枯坐凝思。初不之覺。達以手擊其肩。呼曰。白克利君。何思之深也。白聞言始驚起答曰。遲君久矣。此間有一可疑事。願得君解決。言次。指報紙曰。此案情君知之否。殺人兇手殆即在此。今有一物。請君代化驗之。遂歷述柏林夫婦可疑情狀。并探

囊出雪茄示之曰。彼奴以此物敬余。余苟爲所餌者。恐亦將從彼老書記往游天國矣。

達氏手、此煙捲箍其商標爲派司特卡利。然澳洲固無此公司也。又視其下更印有小字二則爲32兩號碼。達氏凝思久之。恍若有所悟。謂白曰。此物余確信爲日本人所造。君不記溴之字母乃爲假名之第三行第三列乎。此中必含有溴之毒質。中其毒者了無傷痕之可驗。彼所自吸之雪茄斷非此品。此品但置之於鼻觸嗅腦筋。已足傷人。況吸之乎。君宜速報告警署。余當警長前化驗之。迅即派人往捕。毋令彼逸去也。白稱善。急出登車。疾馳往。

事機之來。間不容髮。彼柏林者固機警絕倫。而爲劇賊之尤

者也。彼見白克利不陷彼術。又匆匆出。竊與婦議。知必有後禍。遂相將出旅館去。迨白克利報告警署。更召達醫士往化驗之。果有毒質。然已在數小時後矣。斯時派捕大索旅館中。早無柏林夫婦之蹤迹。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白克利與偕來之警察。嗒然若喪。悔不預白館主人暫羈縻之。今事已無及。姑就客簿調查出旅館之時間。以決其距離遠近。

第二章

斯時旅館之寫字間。忽發見一可驚事。觸於白克利之眼簾。躍躍不止。則倫敦發來當晚之報紙也。其文曰。

昨夜亨而利銀行。暗殺書記一案。警署已偵得主名。蓋海

軍學校學生槐里特所爲也。其暗殺證據。亦已從槐氏書室中搜出。呈諸法廷。不日將判以相當之刑律。此案之揭曉。如是捷速。誠出人意表也。

白閱竟。指謂警吏曰。該報敘述此案。究竟語未明晰。此中或不無寃濫。未可知也。蓋余以爲柏林種種形跡。大屬可疑。殆於此案必有關係。果爾。則槐氏爲無辜矣。然此亦未敢預斷。余當卽赴倫敦。調查一切。此間搜捕之事。君力任之。警吏口雖唯唯。而心竊非其武斷。第旣經驗出雪茄之含有毒質。則柏林之非善類。確然可信。遂檢視客簿。承任蹤緝之責而退。翌晨。白附火車返倫敦。逕赴警署。署中適開第一次之裁判書記。戚屬。證人。及槐里特。咸在。裁判員面南坐。陪審員依次

旁列。原告律師申訴曰。死者亨而利銀行書記史特白爾君。夙與槐里特善。槐於星期五下午。曾過訪史特白爾。並贈以雪茄一盒。而史書記暴斃後。經醫士檢查。確係中雪茄之毒所致。旋於案上搜得燃餘之雪茄半截。幷史最後所吸之煙灰。驗視之。均有毒質。是爲槐君關係此案之一大證據。言訖。將諸物一一陳裁判官前。以憑檢視。白克利聽至此。俯首沈思。若有所悟。蓋白此時有理想二種。縈繞腦間。一爲槐君所贈之雪茄。或即得之柏林。而誤投其友。遂致促其生命。一爲槐或與柏林同謀。柏以槐夙與史書記善。故假槐手贈之。以達其目的。均未可知。正疑想間。忽有旁立之偵探員。起而報告曰。槐里特有一特別驚奇之技能。頗足駭人。彼自學校拔

効海軍時。曾於英法之戰。一試其技。蓋彼能於深夜間。飛行登陸。隻身入法軍營壘。悉毀其器械以歸。此事人多知之。今該銀行屋宇。深邃。防守至嚴。非槐君必不能出入便捷若此。裁判官聞言。目視槐里特面色灰死。嘿嘿無言。思其前事。參以種種之證據。益信偵探之言爲不謬。偵探又曰。此案發見在禮拜六夜三句鐘。而斯時槐君尙外出未歸。至三句鐘後。又有人遇之於特來福街。手提一物。忽忽疾走。見人則時掩藏之。且是街距亨而利銀行僅數武。按時以計。正彼彂書記盜文件而遁走時也。語至此。槐里特面色漸定。卽趨前申辯曰。余於禮拜六夜過特來福街。乃赴友人之召。旣至。則友人已盡室行。惟有留函。囑余爲之收貯一切文件。余手提之物。

卽彼所遺之文件類耳。裁判官曰。然則汝當日所攜之文件。……語未畢。偵探復起而答曰。是卽亨而利銀行所失之海關稅據。及國家儲蓄簿記二種也。因顧槐里特曰。君尙有何辯。且君能出貴友之留函以相示乎。槐里特曰。此則不能。蓋余友囑余閱函後。卽付一炬。余已火之矣。惟渠函言往老任伯頓。十日卽返。返後自可質問耳。

時裁判官及陪審員聞之。意頗不悅。蓋咸疑槐里特所言之非實。然姑從其請。約十日後再訊。尙十日後。其友不返。而無人爲之申辯者。則此種種之證據。卽爲確實。當據之以定爰書矣。言畢。各散。警吏拘槐里特入獄。以待第二期之裁判。白君亦頷首微笑。無言而出。

第三章

槐里特者。英國俠少年也。年未滿三十。卽以權奇武烈聞於人。性伉爽。尤好名譽。一旦被此嫌疑之罪狀。身敗名裂。與獄因爲伍。且事旣不明。更慚無以對死友。百喙莫辭。一身已矣。興念及此。頓覺驚心動魄。悲憤塡膺。惟願速死以謝天下。且轉恨末日之裁判太緩。而大好頭顱。不速送於斷頭臺上也。吁、亦可悲矣。

槐旣受審判下獄。二警吏牽之出。乘囚車行。旣至。則見景象陰慘。殆無生氣。仰首視天。亦作黯淡昏沈之色。日光射牆上。莓苔薜荔。黃綠閃爍。初進爲獄吏休息所。窗櫺門戶。尙類人世。繼進爲收繫輕犯之地。獄吏猶目相向。更曳之行。庭院階

砌。遍長青苔。槐乍受非常激刺。神經昏瞀。十步五步間。屢仆屢起。最後至一屋。牆以巨石砌成。中露一鐵窗。窗隙不能容指。屋雖近數百年物。然石壁深青闇碧。並不剝蝕。其堅可想。獄卒手一匙。投入鎖孔。旋聞鏘然一聲。扉立啟。獄卒乃推之入。

沈沈黑室。暗無天日。槐里特驀入此中。遽昏然倒仆於地。比醒。獄卒已不知何時去。捫摝暗壁。則巨石森森。著手膩且滑。陰氣四逼。若有奇鬼欲出噬人。遍體爲之毛戴。更起窺鐵窗罅。隱隱露一光線。遙射入目。審之。則獄庭有一電燈。作慘綠色。光自彼發。知天已嚮晚矣。思假寐達旦。甫合目。則種種思想。千頭萬緒。叢集腦中。目不得交睫。長夜漫漫。有如望歲。嗚

鳴軍號。自遠而近。聞之悽惻欲絕。於是强起席地坐。涕落如綆。坐以待旦。

苦樂欣戚。萬有不同。哀者自哀。樂者自樂。然往往有極悲慘可痛之事。將發見目前。而朕兆未萌。當局者猶且歡欣愉快。初不之知。殊可哀也。星期日下午四句鐘。老不敦埠之利物浦路一公園中。車水馬龍。遊人畢集。共徜徉夕陽芳草間。少頃。一女郎冉冉自花中出。金髮雪肌。風華絕代。拖長裙曳革履。臨風徐步。時出鑽扣開時計視之。目頻頻顧日影。噫、日之夕矣。胡彼所期之人。猶未至耶。昨與我握手接吻。殷殷訂約。詎竟忘之耶。女郎徘徊久之。嗒焉若喪。乃出園呼來時所乘之雙馬車。將歸休。鬱鬱之情。見於眉宇。而來時之興致消滅

盡矣。

將上車。突有一僕趨其側。蓋遣至車站招待者也。僕坌息言曰。郎君殆矣。女郎聞之大驚。疑火車肇事。面色如土。欲致詰而口不能聲。惟直注視線於其面。僕喘定。自懷中出一書。書面無郵局印記。亦不署寄者姓名。字跡極潦草。僅可辨認。女郎欲啟視。而體搖手戰。不能自主。久之乃得披閱。讀未數行。遽痛哭暈倒。遺書地上。御者以肘肘僕曰。密司暈矣。汝猶癡立不動乎。盍速掖之入車中。以遄返哲敏街居宅。僕悟。拾書扶女郎登車。車疾馳去。

女郎何人。致書與女郎者又何人。書中何語。乃使女郎若此。固讀者諸公急欲研究之問題也。請揭其書如下。

余所最親愛之伊以維一鹽。嗚呼。僕不嘗與卿有白頭之約乎。僕不嘗於星期五送卿過特來福街。偎肩相語。期於星期日會晤於老不敦埠之公園乎。嗟嗟。余所親愛之伊以維一乎。自今以後。卿其勿復以余爲念。余一罪人耳。名譽喪失。一切無所戀。所戀者惟卿。然卿亦何取乎此喪失名譽之罪人而戀之耶。余是以願卿之無戀余也。余不久且上斷頭臺。青燐熱血。不復能依依愛我者之側。卿即愛我恕我。如前戀我。因而殉我。我之靈魂。其有知乎。嗚呼。世界一舞臺。歡劇慘劇。何常之有。盛會既散。各覓歸路。安能始終相顧也。余獲罪之故。不欲明言。幸勉愛他人。毋以余爲念。槐里特上。

書蓋槐里特自獄中所寄者。槐里特入獄後。悲憤交集。竟夜不眠。鐵石心肝。化爲柔腸百結。翌日晨起。朝暾熊熊射窗櫺。石壁上字迹繪畫。隱隱可覩。所圖人像。有血流被體者。有俯首受屠者。旁立一魔鬼。獰面可怖。手執狼牙棒。作椎人狀。俶形詭態。駭人心目。末後有字數行。題曰。余所戀之維末爾愛妻乎。余今者將長與汝訣矣。已矣。自茲以往。一逝將不可復返。天國乎。魔窟乎。余烏從擇之。余惟以造物主之軀殼靈魂。還之於彼而已。此行末亦不署姓名。槐里特讀之。知爲獄中自盡之人物。雒誦數四。若有所觸。探手袋。尙有鉛筆一。紙數頁。遂以口涎吮筆作書。俟獄吏入。丐其將去。

英國監獄法。罪犯例不得與外人通函。槐哀懇再四。獄吏始

允代呈裁判官。視其意旨若何以取決。詎此函呈出。裁判官匪特不加禁止。且有一人爲之郵傳。奇矣。

爲槐里特傳書者爲誰。此時且緩爲諸君告。然試掩卷猜之。亦不難默會其人。先是獄吏賫書呈裁判官。裁判官持書在手。方欲責獄吏之不更事。加以譙讓。適一人在側。遽目止之。致詞曰。長官。余於此函。亦可得觀覽之權乎。裁判官曰。君本署中人。罪之出入。君亦有一分子之責任。烏乎不可。遂以書授其人。其人閱畢。翕自信所料不謬。乃謂裁判官曰。余更有所求於長官。長官其能見許否。裁判官正容曰。君有所命。某願聞之。惟望君之毋及於私耳。此人指書而言曰。書中詞旨信乎否乎。誠未敢決。余願一履其地。或因是而探得其情。則

此案不難立決。裁判官曰。此亦未爲不可。惟君好爲之。此人遂擒書出署。

余旣敍述此書之來由。今當及伊氏女郞矣。女當時暈絕。後爲僕輩擁入車中。風馳電掣。瞬息已達哲敏街。女一路受馬車所震播。漸亦自甦。車抵門。無待扶掖。從容而下。甫入室。突有一人滿面風塵。身作學生裝。自內迎之曰。密司歸乎。途中得無過悲否。女視其人。初不之識。一時瞠目不能答。其人卽自通其名曰。僕爲恩來脫。乃槐里特君之同校友。卽爲之傳書於密司者。槐君與倫敦祕密黨柏林相往來。近復以毒斃銀行書記事。冤陷縲獄。且恐無幸。余設法入獄探視之。因爲之傳書。……女不待其詞畢。遽曰。君言柏林乎。此人余亦識

之。非祕密黨。乃一大催眠家也。槐君雖與之相識。然亦不甚往來。君曾見之否。恩來脫曰。見之。余確信其爲祕密黨。蓋英國黨人之暗號。每遇食時。必以左手先扶食案。作C字形。余親見柏林亦如此。其同黨且以C字應之。故知之也。女曰。君見槐君。槐君作何語。恩來脫曰。槐君囑密司珍重。余揣其意。自以入獄爲大辱。憤不欲生。而轉若無意申辯者。然不得柏林確實犯罪情形。則亦無從申辯也。語未既。忽門者入。以一電函呈女。女拆閱之。電文云。

伊女士鑒。頃有一賣書人。自稱恩來脫者。可急命棄其所攜之煙管。勿吸。吸則大危險。

末後並不署名。不知誰何所發。女閱畢。顏色駭變。急將電信

付恩來脫幷詢煙管何在。恩探手袋中。則煙管已無在焉。方自憾粗心。乃遺失此煙管。不獲取而一究其異。而車站炸斃警兵之報告至矣。蓋恩病肺炎。雪茄性質適與相反對。而恩又酷嗜之。幾視爲性命。日必吸十餘枝。不得已乃以新法特製一煙管。吸之。可少減炭氣。是日攜往火車中。旁坐一人。欲假而吸之。恩不之靳。吸畢。返之恩。恩亦未審視。卽納袋間。不圖其人於假去時。潛納炸藥於管中。將俟恩取吸。則火燃藥發。人與管且俱碎矣。乃停車後。恩忽忽下車。遽遺失於鐵道之下。警兵拾得之。觸其燃機。遂代被其禍。蓋亦酷矣。

二人者知此危險。相與嘿嘿者久之。已而恩謂女曰。密司亦知此置炸藥者誰乎。余以爲必柏林也。柏林殆有深仇宿怨

於槐君。故凡左右槐君。而欲爲之助力者、彼必計殺之而後快。然余誓必生擒此賊。以救槐君。密司旣與柏林稔。其亦能見示一二。以助余所不及否。

第四章

女俯首移時。赧顏而言曰。恩君。妾今者爲槐君故。心如亂絲。不復能他計矣。槐君不幸而陷於獄。此時感憤悲悽。更不知作何狀況。然妾確信槐君爲潔白高尙之身。斷不致身冒不韙。爲此慘酷殺人之事。君意以爲何如。恩曰。余願密司毋辯論槐君之有罪與否。以余觀之。彼柏林之爲斯案正兇。確無疑義。今第偵得柏林所在。則槐君之冤抑。不辯自明。否則恐無幸也。

恩爲是言。蓋欲激女之述柏林歷史。以爲偵察入手之計。顧女與柏林。亦不過半面交耳。柏林之所作所爲。以及蹤跡所在。女初不之知。卽亦無從置答。因謂恩曰。君謂柏林爲祕密黨。余未敢臆斷。假使柏林果爲祕密黨人物。則探之似不難。蓋彼黨倫敦之會所。妾夙知之。妾爲槐君故。不得不冒險而行。設法一探其究竟。

恩曰。此事宜審愼爲之。不可孟浪。余聞該會防範至嚴。苟局外之人。不知而誤入者。鮮有不遭其屠殺。密司往探。必先預備一切。以防意外。女曰。此行危險。妾豈不知。第中情迫切。甯復他顧。先生幸毋尼余。恩知其去志旣決。遂定議明晨乘第一次火車。同赴倫敦。

伊以維一女郎襲其叔伊伯倫男爵遺產。以財雄於老不敦埠。高居巨閥。而家無次丁。惟蓄婢僕等數輩而已。女性慷慨。好施濟。凡里中有公益善舉。輒捐助巨款以故頗得慈善名同族中多無賴子。咸涎其資產之富。每思有以中傷之。而未得其間。是夜女款恩來脫君於餐堂。晚餐畢。少談片刻。卽導赴寢室。已亦入內調攝精神。以備明晨出發。

恩來脫所居之室。精雅而軒敞。四周皆隔以大玻璃窗。雖帷幔重重而覆蔽所不及者。歷歷可外觀。時煙管既失。恩乃取雪茄一枝。坐而徐吸。瞥見人影憧憧。往來窗外。以爲僮僕之偶爾窺覘也。初弗介意。繼而覺人影益逼近。乃微睨之。則見一長毛人矗立窗外。兩目灼灼。方俯瞰室中。握拳伸爪。張口

露牙。若將搏噬狀。恩驟覩之。毛髮爲之森竪。顧强自鎭定。仍僞爲弗見也者。從容吸煙如故。頃之。潛起自後戶出。疾繞至窗前。突擧手中杖。自背力擊。中其顱。陡聞長號一聲。疾躍踰垣去。猿捷如風。瞬息不見。恩追之弗能及。慮其復來滋擾。遂返室吸煙。枯坐達旦。

翌晨女出。相與至餐室就餐。女曰。先生眼簾倦。啟夜間得毋失睡歟。恩曰、然。乃略述夜間所見。女駭曰。魔又出現耶。余初以爲一宵之暫。魔未必出。乃猶擾尊客若此。殊可恨也。言次。深致不安。曰、余父母皆因是魔而得驚悸疾。先後逝世。幸余膽素壯。初不信世間有神怪事。然而受驚者亦屢矣。而無術驅除之。奈何。恩曰。俟槐君事畢。鄙人當代爲驅除。特恐彼不

待。他日將於余輩赴英倫時消滅耳。女不解所謂。亦漫應之。時已六句鐘。計第一次火車將開。二人遂偕往。而以宅中管鑰。悉付之老門役史靈。

恩與女同車赴倫敦。途次。恩詢之女。知祕密黨之會所。即在愛爾旁來路之四十五號。乃定議女先往偵動靜。恩則會警察殿其後。午前十時。抵倫敦。投寓維多利亞街之大旅館。並發一電致史靈。使知住所。日旣晡。史靈殊無復電。天色漸昏黑。女乃易夕服。幕面紗。袖攜手槍一。實彈其中。以防不測。出旅館門。逕趨愛爾旁來路。恩則以欲約會警察。故先期去。

愛爾旁來路之祕密會場。爲倫敦黨人盤踞地。入其門。則廳事客室餐堂。一一無少異。惟有一徑。可曲折達祕密室。而設

伏重重機械森列。幷蓄有多數之猛犬。噬人而不吠。再進則有冰窖蛇池。以爲誤入者結果之地。最後乃爲器械室會議室焉。此種種保護會中祕密之內容。皆得之女事後之口述。姑誌其大概於此。而非常可怖之危險。則女固身先蹈之。女之赴祕密會所也。預與恩約。女先入而恩則率警察伏門外。苟兩小時而女不出者。則事必凶。恩卽率警察破扉入救。當女抵愛爾旁來路時。恩已先在。彼此通一暗號。女卽逕前款關。一門者出。睛凹額凸。兩顴骨立。狀猙獰可怖。口作極粗暴之聲。叱問女何事。女卽以會中隱語對。始讓道令其自入。行未數武。復大聲問曰。此中祕密。汝知之乎。女舍隱語外。其他曲折。殊不了了。驟經此詰。囁嚅不能答。乃含糊應之。掉臂

逕入門者顧而冷笑。遽闔門。蓋已識破其非會中人矣。吁、女誠危險矣哉。

門外潛伏之恩來脫及警察數輩。守候逾兩小時。女終不出。叩門。無應者。門堅不啟。排闥入。不見一人。歷數重屋後。抵一甬道。道狹且長。黑暗甚。二警察執燈前導。且行且舉槍擊地。促步而前。未幾。一人槍擊地。地忽陷。其人失聲一呼。遽前仆。後至者繼之。遂傾臥於前仆者之上。二人相繼倒。一呼後。即寂不聞聲。燈既墮地。驟黑。張目不能覩一物。衆大驚。時從恩來脫入者八人。既踣其二。餘人咸慄慄畏懼。惟恐暗殺黨之猝發於側。

俄而恩來脫忽作歡忭聲。衆返顧。則覺眼簾中光線一閃。燈

復明。蓋一燈適墮恩足下。恩摸索在手。亟出火柴燃著之。於是親持燈前視仆者。則見地上裂一穴。穴深三尺許。前仆者身臥其中。頭顱已中一尖長之刃。刃出腦後。直貫後仆者之頰。而出其口中。若巨魚之受貫於柳條者然。衆欲趨前曳之出。恩亟止以肘。令各遠立。乃舉杖徧擊地上。復俯而聆其聲。知爲實地。然後率衆而前。曳二人出。

後仆之人。刃貫處血出如注。撼其頰使脫刃尖。彼已暈絕昏然不復知痛楚。此地無從覓凍水。且未攜敷治藥。惟舁置近處地上。待其自甦。而視線遂畢集於先仆者。

先仆者之腦。計貫七刃。刃皆向上作峯形。腦髓與血絲四溢。望而知爲不可活。恩與諸警察亦不暇再爲舁置。第舉手燈

四照。見地上有步履之迹者。循之行。庶不至踏其機阱。未及數十步。忽又有一人行少偏。遽觸暗機。甬道壁間突出巨手二。左右叉其腰。旋聞地下鈴聲大震。由近而遠。計必自此甬道直傳達祕密室而去。衆至此知必有變。咸掣槍在手。屹立以待。久之。仍寂然。衆心乃少定。審視巨手。則以純鋼製練而成。爪尖利。上有射管。此警察腰際早被射管注入毒質。數分鐘時。遂與前仆之警察偕歸天國。

同行十人中。伊女郎不知吉凶外。九人已損其二。若更冒昧前進。恐不至盡殲不止。恩來脫乃發命令。姑暫退。衆人後者前。前者後。徐徐魚貫而出。而伊女郎之死生。二警察之遺蜕。及一受傷而橫臥庭中者。皆不暇顧。既而恩念此受傷之警

縏。苟不弁之出。將更無生還希望。於是視諸人盡出。復取燈。反身側足入。負之門外。

第五章

咄。是何物。！咄咄。是何物。!!此聲發自倫敦裁判長維廉斯邸之室中。時在夜分四時有半。維廉方高臥未起。門四闔。忽於枕畔發見一物。大怪詫。噫、以裁判署之森嚴。乃有此變異。毋怪維廉長官之咄咄不置。

物形渾圓而黑。狀頗類炸彈。然反覆審視。初不見其有爆發之跡兆。脫果爲炸彈。則擲入之頃。裁判長早與此室俱燼於猛烈藥燄中矣。今則安置牀頭。若內容初無靈敏之機關也者。怪哉。是誠何物。是誠何物。

忽琅琅之聲。發自左首一室中。而直達裁判長之耳。聲激越。半晌不止。蓋其左爲電話室。聲自電機中傳來。呼裁判長往受電話之記號也。維廉驚且怪。急按鈴呼僕人入。命守此圓黑之物。己則疾趨赴電話室。以耳就筒。即聞筒中語曰。

維廉長官。君室中曾發見怪異事乎。余等昨往探祕密會所。大失敗。陷伊氏女郎。死二警察。而受傷者一人。既一一電告矣。詎意夜半十二時後。余方散步庭前。一仰首間。瞥睹一火球旋轉空中。自西北方面飛出。中似滿儲燐質而燃燒輕氣者然。既近屋。忽墮地。崩裂有聲。光旋滅。寸紙自球中飄墜。則大書『伊氏女郎不歸。汝曹知悉』數字。此事殊令人駭怪。特以報告。

裁判長卽答曰。

適余枕畔。亦發見一圓形之物。莫識其名。余料此必彼黨人所爲。因偵探急。故作此種種駭人之舉。以爲抵制。然彼黨猖獗若此。愈不能不急捕之。致貽國家大患。君可卽發電召達醫士。約於明晨六句鐘同蒞余所。……

語未畢。陡聞一種驚叫聲。發自寢室。急置電話筒。飛奔往。則見二僕木立室中。相視不語。而牀頭之圓黑物。卽已不見。詢之。則云已破百葉窗飛去矣。先是裁判長入電話室。二僕謹守之。少時。黑物中忽有光射出。二僕神經若受其激刺。遽前撥之。物忽大動。旋轉牀中。僕駭甚。手捉之。驟觸物中電。手震顫反縮。物仍大動不已。俄而訇訇一聲。破窗飛去。二僕爲電

所觸。噤其口。不能發聲。物去既遠。始相視驚呼。裁判長至。距飛去時已逾一二分時矣。啟戶仰視。則天空淡蕩無纖雲。斜月一鉤。晨星三五而已。乃返入室。與二僕枯坐待旦。冥索所見。迄無涯際。因信手取架上化學書。翻閱遺闕。忽見中有一節。敘西歷一千七百二十三年東方戰事。曾有一大將以飛行留聲器。探驗敵人密謀。卒奏奇效。檢閱其圖。則與頃所見之黑物同。裁判長始恍然悟此物非炸彈。乃以刺探祕密者也。

東方既白。閱時計已近六時。而所期者未至。心如轆轤。蓋此一夜之影響。皆將傾倒於所期者之前。以相研究。故刻不能待也。無何。門鈴動。以為所期者至矣。亟出就談話室。待之待

者引一人入視之。初非所期之人。且不相識。心竊以爲怪。然見彼手中執一物。雖已破裂。猶能識之。蓋即臥室中飛去之黑物。已在此來見者手中。旋見其前致詞曰裁判長足下。余名斐里勃。寓蘭台士司圭亞街。素精於理化研究。今晨在化驗室後廣場中。試驗輕氣。此物忽自空飛至。爲輕氣所觸。墜火上。乃成此破裂之象。余不敢秘。特以呈告足下。足下其察之。

斐里勃報告畢。裁判長俯首若有所思。門忽啟。一人欻然入。其人乃本署之老偵探。故不待通告。逕自入室。斐見之。遽呼曰。白克利君乎。來何早也。此白克利君。卽前與伊氏女郎同探秘密會所之恩來脫。亦即昨夜與裁判長通電話者也。今

應電話之招。侵晨來此。驟聞斐里特呼其名。乃熟視良久。問。曰君非彼理化講師乎。斐驚曰。僕素研理化。然未爲講師。白迴面裁判長曰。長官。余亦素喜理化。今願屈斐君暫留此。共研究此黑物。是何作用約須三日蕆事。長官能假以一室。任余等試驗乎。如邀允許。今將往攜化驗器具來。裁判長曰。唯唯。

白既去。裁判長亦入此時談話室中。惟斐一人在。少頃。一侍者。出口傳裁判長命。令請斐里勃少坐片時。俟白取化驗器具。來而裁判長亦得以此時間治其公事。然後共驗視此物。斐聞之。唯唯應命。旋注目射此侍者之面。逾一分鐘。忽起而問之曰。汝昨夜在裁判長室中隨侍乎。侍者曰。否否。余昨由

愛爾旁來路秘密會所出。卽返寓。斐曰。返寓後何如。曰、返寓後。余庭突墜一火球。中藏片紙。報告伊女郞不歸。余驚詫甚。因以電話達裁判官。遂應裁判官之招。今晨來此。斐聞其言。始悟此侍者。蓋卽白克利君之變相也。遂俯首沈思。將更有所問。忽而此侍者兩目灼灼。陡發神光。直注射斐里勃之面。斐偶一舉目。視線驀與相接觸。猝覺週身震慄。噤不能聲。侍者問曰。汝何故拘伊女郞。斐曰。余未拘之。拘之者爲又一人。問曰。又一人爲誰。答曰。此人名亞里誨特司。余之愛國學校中學生也。曰、愛國學校。建於何所。成立時胡未見報告。而學校調查錄。亦無此名。曰、此校由余輩建築在隧道中。設立時本不令外界有干預權。故無須報告。不受調查。校中生徒

悉守秘密規則。故知之者尠。

復問曰。然則招生如何。曰、余輩招生。乃密派同黨人出外。或在酒樓。或在茶肆。訪有熱心向學之青年。卽介紹入校。由校長用檢驗法。檢驗其性質若何。能合格否。以定去留檢驗之法。先以度量其腦管。復候其脈。卽知其人熱度之多寡。苟其人不富於熱度。卽不能達余愛民學校之目的。是爲不合格。合格者留校肄業。

問曰。老不敦埠。有汝愛國學校生徒否。曰、烏乎無有。前者有一伊以男爵之疏族。投校肄業。因得假本校權力。將男爵夫婦驅除。今爲亞里所拘之伊以女郞。卽男爵之女公子也。

曰。車站炸藥殺人事。汝知之否。曰、君非謂炸藥猝發於煙管

中。而轟斃一警察事乎。是乃柏林所爲也。曰、彼時車站中。并未發見柏林蹤跡。曰、柏林素習易容術。男女老少。隨在變更。人皆莫之識。汝烏能辨之。

問曰。汝輩會場。共有幾所。曰、余輩會場。徧於各國。即老不敦埠。亦有其一。倫敦則在愛爾旁來路。即余所主持者也。余輩會友。皆具一特別技能。殊異於衆。故柏林之催眠。余之製造。實非尋常所能及。語未畢。侍者忽儳問曰。君亦曾習催眠否。曰、余亦習之。特不甚精耳。侍者曰。君既習之。胡尚墮人術。言至此。斐忽若夢醒。遽掣囊中手槍。砰然一聲。硝磺之氣四達。室中一人應聲倒。

第六章

此倒地之人非他。蓋卽斐里勃也。彼曾從柏林習催眠術今日之來將以術刺警署之秘密。而不虞轉爲侍者所催。己之秘密。傾倒殆盡。故憤而自戕。但此侍者頃已墮其術矣。旣墮人術。而轉能以術催人。此理由不得不爲閱者諸君一解決。

初、白克利之至也。斐里勃先在。心異之。從旁偵其舉動。見其手時畫C字。乃知爲秘密會中人。旋目語裁判官。假取化驗器具爲名。而出待裁判官於他室。斯時達醫生亦至。閽者導之入。三人預定議。命白易裝爲侍者。入以言刺探其會中秘密。白於此案一變爲商人。再變爲學生。皆未失敗。不虞此時斐先以催眠術催之。幾致誤事。

當白初被催眠術時。達醫士與裁判長咸伏窗下。竊聽之。忽

聞白傾倒秘密。如數家珍。達大驚。急躡裁判長足。且曳其裾。共返別室中坐定。裁判長曰。本欲探彼秘密。乃今吾之秘密轉爲彼探矣。可恨孰甚。達曰。然則吾輩速掩入捕之。若何。裁判長曰。不有實在之證據。焉能捕之。此狗得白君報告。出而宣布。彼黨必有預備。此案愈棘手矣。達憤然曰。今請一試吾技。苟能發其覆。請卽捕之。長官其速命一書記至。以爲吾輩助。

裁判官乃按呼人鈴。召書記摩掘入。此摩書記者。著常服。鼻架金邊鏡。寒暑皆不卸。相見時。雖滿面露誠懇色。然聞將以催眠術魔黨人。頗形踧踖。三人計旣定。遂偕至窗下。然經此談判組織。已耗若干分鐘。故斐得暢聆白君教如彼。斯時達

醫士運其催眠術手段。目中灼灼有光。直射窗內。以腦電達白克利。白克利神忽一變。藹然而醒。而達之催眠術。遂假白君以及於斐。偵得黨中內容甚悉。惟伊以維一女郎及柏林之蹤跡。尚未探明。而白忽催醒之。斐遽出手槍自戕。殊可惜耳。是時裁判長等三人。相繼入室。摩書記目視斐尸。嘿嘿不語。三人則互相追咎。以爲失此緊要之證人。

有頃。裁判長曰。事既至此。追咎無益。今吾尚有數緊要問題。與諸君商榷。機不可緩。幸各出所見。以相贊助。三人唯唯。即聞裁判長宣布曰。

一謀斃銀行書記一案。據白君報告。決非槐氏所爲。然必探明柏林是否爲斯案之眞兇。方可決定。

二柏林與斯案有無關係。雖不可知。而其爲秘密黨黨員。確無疑義。該黨設種種機械陷穽。專事暗殺大礙地方治安。宜首先殲滅之。

三伊女郎失蹤後。存亡未卜。亦一緊要問題。宜速設法往救。

四斐里勃之死。不宜宣布。恐黨人聞之遠颺。然行政之地而出此人命案。又未便隱匿不報。辦法何如

五槐里特所請十日之限期。現將屆滿。第此中旣有可疑。卽難定案。應緩期審訊。

裁判長語畢。摩書記仍無言。達醫士則目視白若將聆其議論如何而後已。再一抒其所見者。白果起對曰。長官所言甚

善。余請以鄙意緩急之次序。爲長官一陳之。裁判長頷首。側耳靜聽。白曰。余以爲該黨人今尚未離倫敦。且愛國學校之生徒。散佈於城中各界者。殆不乏人。其入手處。宜先從……語未畢。達醫士頻目摩書記。忽起而呼曰。摩君請暫出。余將與長官有箇人談判。書記目動。曰。余爲本署中人。君有言。乃不能令余聞乎。達曰。否否。余深願與君談判。第必先聞諸長官。然後再與君商榷耳。摩書記乃怏怏而出。時白聞箇人談判之語。亦將起身出。達目止之。遂復坐。達視摩書記行旣遠。乃復歸坐。問裁判長曰。摩書記供職於此。幾何時矣。裁判長曰。未久。本星期四始來此。達曰。距槐里特入獄幾日。裁判長曰。槐入獄在前星期六。至本星期二。本署書記乃辭去。遂由

亨達公司之總理介紹摩君接充此任。達曰是矣。請仍召摩君入授意令其爲槐里特具保展限二十日。裁判長曰本署而保罪人向無此例。奈何。達曰可令更介紹一人然必由彼陰擔責任且眞罪人未獲切勿令其出署此卽破此巨案之秘鑰也。

白克利聞之特露一疑訝之狀。況然亦不遽與達駁詰。裁判長乃按呼人鈴。一僕應聲至。卽命延摩入少選摩盛氣至詰達曰。此時談判可令僕聞之乎。達笑謝曰。此後當無一事不令君與聞。卽頃所不卽君告者。今亦將由長官以轉告君矣。摩猶悻悻。裁判長已告以具保槐里特意。摩躊躇曰此事違犯公例。余不敢承。裁判長曰。達君亦慮及此。君可覓一代者。

第此中仍由君擔任耳。總之吾輩乃因公起見。君卽少受委曲實亦法律上應盡之義務。幸毋推諉。摩不得已。乃舉亨達公司之總理任之。達曰。然則君速作一函致亨達公司毋少緩。摩唯唯出。

達乃謂裁判長曰。長官所舉之第一條。須俟各證人齊集。乃能提議。姑置之。第五條則已實行。亦無庸議。今所當亟亟者。則偵探該黨及伊女郎所在。並宣佈斐里勃自戕之問題。余以爲此事宜出迅捷之手段。速往偵探。苟獲柏林。則伊女郎之生死。並其所在。卽不求而得。倘女尙未死。則尤宜急援之。不可少緩。至斐里勃之尸。則當置之尸骸陳列所而派探密伺之。或因是而有所得。未可知也。鄙見如此。二君以爲何如。

白克利傾聽久之。頻頻頷首。而面不則稍露不然之色。蓋白之職在偵探。而發言定策。達一一借箸而代謀之。故不免微有妬意。然亦無可置駁。遂定議。俄而摩書記以書至裁判長。即以授侍者。命投之。明日亭達公司之總理至。果允摩書記所請。爲槐里特具保。

是時達醫士辭裁判長出。白亦起。二人遂同乘一車。赴維多利亞街。伊女郎初來時所投之旅館。館主人見白至。急問曰。君所偕來之女郎。胡一去不歸。吾遲之久矣。白詢以何事。館主人即出電信一。郵政信件一。授之。白甫展讀。則又一驚奇恐怖之事發見。電文曰。

伊以女郎鑒。今晚九句鐘。儆行接調查員報告。謂尊府之

守門老僕史靈。猝爲人所斃。現乏人守護。請速歸。

此電爲星期六晚十點鐘所發。今已星期。故郵遞之函亦至。蓋白偕女往探秘密會所爲星期六。次日卽星期。白被召往裁判署。談論久之。始邀達共來旅館。時猶在上午十二鐘也。白閱電畢。見末署一哆字。知爲該埠保險分行經理霍哆所發。遂置之。復啓視其函如下。

密司伊以維一鑒。今晚九句鐘。爾第中老僕史靈被戕一事。已電告矣。頃又接敝行調查員報告。謂此事確係秘密黨人所爲。並查得主名。但該黨人陰謀詭計。百出不窮。且懼與爾身或有妨礙。而爾之赴倫敦。未得敝行認可。輒自前往。倘續有危險。非敝行權限所及。卽非敝行所應擔之

責任。幸速遄返。並挈偵探同來。以便佈告一切。且恢復彼行應盡保險之義務。是爲盼切。老不敦埠生生保險分行上。

白舉電及函付達醫士。達醫士閱竟。急問曰。吾輩今將往愛爾旁來路乎。抑往老不敦埠乎。白曰。余輩且赴餐館一餐。然後決議。蓋二人此時尙未午膳。且旅館中至繁雜。殊不便談此秘密也。

第七章

星期一日。老不敦埠之生生保險行。忽來男女二客。投謁行主。一自稱爲恩來脫。一自稱爲伊以維一女郎。此恩來脫卽白君之代名。想閱者諸君尙憶之。顧伊以女郎此次之出現。

實爲一大疑問題。想又諸君所急欲解決者也。然此時實不暇爲諸君告。姑緩及之。而先敘發現愛國學校事。諸君尙憶斐里勃之言乎。此學校在一隧道中。而未詳其地。斐里勃旋醒而自殺。此事遂終不可知矣。詎意二人今日之來。竟於無意中發其覆乎。當二人旣投名刺入。行主霍哆倒屣出迎。白舉目審視。見霍冠便帽服黑呢長褂。目光尖銳望而知爲一精强之男子。旣肅客進。歷屋數處。皆不入。最後曲折達一室。霍趨前以手按門闌撼之。門立啟。白乃知此室機關。必非常與妙。與他室不同。且見彼撼時。以巾覆手似用力甚重者。度此室非霍不能開。誠一絕佳之秘密談判所也。入室。霍手按鈴。一侍者捧咖啡至。旋退去。霍自起扃門畢。復

就坐。目視女而言曰。密司。爾亦知爾父母謝世之故乎。女曰。以魔故。君詎不知之。霍曰否否。爾父母實爲秘密黨人所殺。其利刃乃爲一種微生蟲。此蟲名托克斯福。爲近世化學家斐里勃所發明。而斐里勃實爲秘密黨人之領袖。爾父母曾以事忤斐。斐遂潛置托克斯福於食物中。以斃爾父母。此蟲具一特性。最能擾害腦筋。既與食物混和。人誤食之。蟲卽自上齶入。緣髓孔下達脊骨髓中。故其所緣之路。卽已大妨害腦筋。腦筋且爲之縣縮。非若他微生蟲之僅伏處腸胃間也。此蟲既能蠶食人之腦筋。而其生植力又最富。一方寸間可容其卵十萬。幾爲目力所不辨。初入人身。滋生之數。一夕殆以萬計。其能力足令人生恐怖心。故密司之父若母受此蟲

之傳染。始而心悸。繼而時時若覩魔鬼。卒以此相繼逝世。而殺之者蓋卽斐也。女曰魔鬼之說。確乎有之。余父母因覩是而卒。卽同來之恩君。亦曾在余家一遇之。實非余父母神經幻覺所致也。

白克利聽至此。卽儳問霍曰。君所稱化學家斐里勃者。殆卽要國學校之校長乎。霍曰、然。然其歷史。余亦不能詳知之。恩知其語支離。意頗疑之。乃故問曰。然則今者斐里勃安在。幸告余。余爲密司聘來之偵探。且斐之蹤跡。余近偵之頗詳。願君爲余一印證。余或得少效綿薄耳。

霍忽曰。恩來脫君。君偵探耶。顧余檢公私偵探調查錄。未見君名。抑又何故。且余聞君前者曾一至此。作學生裝。並遺炸

藥於車站。轟斃一人。事有之乎。恩曰。余前者來此探事。曾一著學生裝。然此亦偵探恆事。奚足怪者。霍聞言。遽冷笑曰。君果偵探耶。然則君不名恩來脫。乃白克利耳。白未及答。霍復顧女而呼曰。達爾斯君。胡不抹却爾假面目。乃甘心雄而雌耶。語已狂笑。二人大驚。一時噤口不能語。霍乃起而呼曰。二人聽之。實告爾。余卽柏林。而霍哆乃余之代名也。余爲愛國學校之教員。毒銀行書記者。爲余。置車站炸藥者亦爲余。……語未畢。白疾向囊中出手槍。方舉以擬霍。未及發。霍已直前梏其手。手若折。微哂曰。汝勿復爾矣。此間豈容汝輩猖獗者。伊女郎至此。急自座上起。倉皇欲遁。此伊女郎實爲達醫士所變形。蓋達年少美丰儀。貌與女略相似。自因爲之僞飾

女狀。且冪以面紗。以爲當不致失敗。而孰意竟難逃霍哆之目。時霍見達將遁。益狂笑不止。曰、汝輩入此。步步皆荊棘矣。遁將焉往。汝輩即欲出此室門一步。豈可得哉。休矣。汝輩聽之。余將一讀汝輩之宣告死罪書也。

斯時霍哆之驕態。不可逼視。旋大聲言曰。白克利乎。汝自命爲偵探聖手。乃今亦墮余術中乎。今余宣告汝死罪凡四。汝其敬聽。余與女會員阿奢暗殺銀行書記後。出奔海口。而汝敢要之逆旅中。幾不能脫汝毒手。死罪一。槐里特與本會宗旨反對。故設陷阱以待之。而汝必欲爲之昭雪。死罪二。汝無故爲槐里特傳書。思由是根究余因。以炸藥贈汝。汝倖免。亦可以知警矣。乃猶不悔悟。更促伊女郎往探吾黨之秘密會

所。死罪三。斐里勃君以愛國學校之靈魂。秘密會之幹事。乃爲汝催眠魔術所狀。身死異地。死罪四。今尙不知進退。使達爾斯僞飾爲女狀。來此誑我。汝之罪誠難擢髮數。且汝知女固絕無至此之機會乎。余發電與彼。蓋正欲覘汝輩所爲。否則史靈亦何礙於余而殺之耶。

言畢。按呼人鈴。侍者又捧咖啡入。共三杯。時白等二人腦筋震蕩。心房跳動。昏昏然如身在雲霧中。睹咖啡至。欲就飮之。霍疾喝曰、止。此非汝輩食品。立命侍者撤去之。已則捧杯徐啜。味若甚甘者。啜已。復謂二人曰。汝二人今後。尙思爲武勇男子乎。余之托克斯福蟲。早抵汝輩脊髓中矣。汝輩卽生存世間。亦將成一柔媚無骨之人格。而況其不能耶。噫、昔日英

雄。而今安在。今而後乃知好事之遭天忌也。

霍且語且起。向室隅。隅置一著衣鏡。鏡移則潔白之壁衣見焉。霍揭其衣。一門豁然現。霍迴顧。促二人入。二人相顧愕眙。趑趄不進。霍叱曰。不行。尙待敲扑耶。余不立加汝輩以死刑。而使汝輩見所欲見之愛國學校。徐徐以死。汝輩尙有何遲疑。不前進耶。

二人至此。無可如何。且自受飲入室之咖啡。精神疲苶。果一一悉如霍哆教。雖欲抵抗。而卒不敢發。乃俯首從之行。門既闢。中成一階級形。拾階下。爲一曠地。兩旁電燈如雪。且有通氣管。時時吸換新空氣。絕無昏悶之苦。更前進。又闢一門。就電燈光線視之。門懸一額。大書愛國學校四字。既入門。驟聞

中有人語聲。唱歌聲。並製造器械聲。聲種種不一。近接耳鼓。二人頗駭異。仰首審視。始見門上置一聚聲器。能斂其聲浪。不使外洩。出門一步。卽不能聞之。是誠一秘密之良所也。二人至此。得備見秘密黨內容。而達其好奇之目的。顧就死已速。雖見亦如未見焉。念及此。則又相視失色。悽楚不勝。俄而又抵一室。驀聞汽機軋軋聲。震耳鼓。則已抵機器房。而二君之末日至矣。霍本前行。至是忽轉出二人後。突推之。破門入。二人一先一後。傾跌汽鍋側。遽暈絕。
托克斯福微生蟲世界上本無此種類。斐里勃乃獨出其新理想。取生人入機絞汁。復瓮以他種毒品。以滋殖之。絞汁之法。慘酷無人理。汁成。復入機取熱。令蒸鬱成霧。而托克斯福

生焉。故此蟲性至酷烈。入口卽殘人腦筋。惟斐曾製一種特別硫酸能殺之。以爲本校中人誤服者解。此外則百藥均無效也。當時二人所入之機器房。卽爲製造此蟲之所。以一愛國校學生司之。此學生方立爐側。瞥見二人被推入。仆身旁。急整理剝膚捲骨各機器。俄頃之間。將取來者之生命。陡聞砰然一聲。手槍驟發。則門外一人倒地矣。此室中二人。聞巨聲。遽醒。張目四顧。起而外逸。此學生急逐之。二人自中毒後。足力驟減。舉步踉蹌。未數武。前一人忽失足仆。後一人誤蹴其身。亦倒地。追者已至。正加束縛。忽有一銳利之聲自外來。呵曰。止止。追者大驚。遂暫緩。

第八章

此學生舉目視來者。爲一男一女。女非他。蓋眞伊以維一女郞也。視男子。亦一本校之學生。因呼之曰。亞里誨特司。汝何時至此。余輩遲汝久矣。適發槍者乃汝耶。亞卽硰追者曰。排司。汝胡不問爲誰。輒欲縛之。此非他。乃白克利君及達爾斯醫士也。吾輩胡可傷之。余聞信岔息至此。脫遲數分鐘。則二君殆矣。排司曰。然則縱之可耳。顧君於此數日間何往。且何所事事。盡告我。

亞里喘息少定。乃言曰。排司君乎。余不嘗與君言霍哆之不可崇拜乎。余自與君輩結盟後。誓必實行愛國主義。殲此蟊賊。爲社會除一大害。因乘間赴倫敦。密約海軍學生槐里特君。共謀制之之策。一夕。余招槐里特過余。夜半不至。坐待之。

霍哆忽忽忽入。蓋彼卽於是夜殺銀行書記後。盜各種文件出。折而入余寓。不知彼何從偵知槐君是夜將過余。手文件授余曰。此物必暫付一會外之人執掌。吾知槐君將過汝。汝盍付之。言已。出門去。是時余忽轉一念。亟思外出。而槐君尚不至。因草草留一書致之。書中不敢明言。但告以將往老任伯頓。期十日返。其實余不往彼處。蓋余欲一路蹤跡霍哆。以密覘其所爲耳。

語至此。忽曰。余幾忘之。此人未知死否。毋令或逸。卽趨霍哆仆所。手診其臂。則脈息尙數。胸部特溫。口鼻間微有氣出入。檢視槍傷。則自髀關穿過。斜射陽陵泉而出。其昏暈乃因流血過多。徐當自醒。於是呼伊女郞與排司共舁入機器房。取

大繩縶其手足。復加鐵索二。手足各一。繫於汽牀。此汽牀蓋剝膚捲骨時所用。機械殊靈巧。四週有爪。置人其中。卽受爪攫。縱大力者不能脫身出。霍哆本置此以待人者。今則請君入甕。自作而自受之矣。

霍哆既就縛。亞里卽闔其內外門。且一一加鍵。然後謂排司曰。余觀白達二君。似已中托克斯福之毒。故昏然若失其知覺。君速出解藥飲之。排司唯唯。二人飲藥訖。少頃心志一淸。頓覺精神煥發。自椅一躍起。向三人致謝。伊女郞卽前握白手曰。恩君。妾與君此地相逢。誠出意外。然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特不知槐郞近狀奚若。妾甚念之。言次。尙呼白爲恩君。蓋亞里等敘述時。女初未注意。故尙茫然。白遂告以槐君

無恙。並慰問數語。

語未畢。亞里咏古詩而前曰。『諸君且勿喧。賤子有一言』。今所應辦之第一事。即速設法解霍哆赴裁判署。不可少緩。緩則恐生變也。至此案之究竟。自案出後。以迄余偕伊女郎至此之種種歷史。余皆能悉數。余當俟法庭就質時。一一述之。今則無此時間也。衆聞之。咸以爲然。遂共議出此隧道之策。已而白又顧女曰。密司家中又出一案。密司亦知之否。女曰。知之。今晨亞君曾偕余一返旅館。因得閱霍哆電函。亞君知必有變。故急附火車來此。此此亦必霍哆所爲也。

亞里曰。姑勿論此。今吾輩當研究出險之策矣。吾意吾輩不可自保險行出。即由余與伊女郎來時之舊路。當可無虞。旣

出。先赴本埠警察署報告。召警察數輩至此。共押解霍哆往。較妥善也。語至此。又回顧排司等曰。此事余擬偕白君先一行。請君等暫守於此。何如。三人應允。亞里乃解身間之鑽鈕一。繫之白身。曰、此本會之徽章。君佩之乃可自由。言已。即啟門導白出。此校雖在地中。而建築頗爲宏敞。二人由機器房出。迤邐以達化驗所。陳列所。器械所。製造所。然後入講堂。過自修室。亞里凡遇學生。皆一鞠躬。略語以目的。將達。且囑祕之。而教員則絕不之覯。蓋此時之教員。或死或拘。或因事不得至。故未嘗一遇焉。

少選。入一禮堂。堂中唯奉盧梭孟德斯鳩石像。滿目荒涼。餘無一物。蓋已空廢久。唯假此堂爲出入之路而已。堂後爲一

甬道。初行尙有折光。自禮堂之電燈射出。漸行漸高。亦漸暗。已而若身行一圓式之管中。久之。亞里忽以手捫搎壁間。劃然一聲。一暗門豁現。入視之。則一煤氣室也。始悟所經之路。乃在彼汽鍋之煙囪中。此煙囱形質寬大而不蓄煤氣。蓄煤氣者別有一煙囱。外人觀之。固未嘗覺少異也。

二人由是而出。歷過餐室客室。均不見一人。及門。門者詰問客爲誰。亞里答以自保險行來。此並示以鑽石鈕。門者遂不復詰。甫出門。猝遇一貴婦人乘雙頭馬車至。下車。瞥覩白遽呼亞里曰。亞君。此何人者。白微睨之。見婦濃妝艷裹。光麗照人。身着跳舞服。殆新自跳舞會歸來者。然妝飾雖華。而面上一種獷悍之氣。自不可掩。細審其貌。頓大悟。卽在海口酒樓

中所遇之婦也。急趨前脫帽。斂容致敬。

旋聞亞里致詞曰。摩掘夫人。此君乃新入會者。以霍君命令。偕余至伊以男爵府第。取入校證書。故自此中出。摩夫人曰。伊氏府第自史靈被殺後。空閉無人。證書何自而得。亞曰。聞伊以女郞新自倫敦遁歸。將刺探吾愛國學校。爲復仇計。故吾輩往殺之耳。蓋該會之規則。凡入會者。必先爲會中行一暗殺事。以抽籤定之。謂之保證書。苟其人抽得之籤。當殺其至親。亦不得推諉。否則難取該會信任。故亞里於摩夫人前。即以是誑之。

二人別摩夫人出。乃逕赴本埠警察署。途中白斗悟達醫士謂摩掘與斯案有關係。殆卽在此摩掘夫人乎。方思忖間。已

抵警署。遂不及致詢亞里。卽請謁警長。報告一切。警長立予以警察十二人。悉聽白調遣。白遂與亞里別。警長忽忽卒之出。

行次。白授諸警察計。命先往。已則偕亞里赴一餐館。共具餐。且少休憩。因議先往禽摩夫人。以防他變。然後更入隧道。視霍哆。亞里然之。二人計定。乃相將出餐館。逕往摩夫人室。旣至。摩夫人含笑出迎。容色自若。旣速客入。遽厲聲叱僕闔其門。且下鍵曰。守之。毋令一人逸出。亞里色變。而白意殊鎭靜。謂夫人曰。鄙人不識何所開罪於夫人。夫人乃欲見捕。夫人不之顧。但呼曰。亞里。此奴果爲入會者乎。彼業偵探。職任所在。固不得不爾。汝爲愛國校之生徒。乃亦庇護外界。而殘其

同類。是何心耶。亞未及答。白郎舉鑽鈕示之曰。夫人即不信吾輩之言。獨不識此物乎。此物固霍哆君所手贈者。爲本會之標識。夫人尙不能見信乎。夫人冷笑不答。旋呼曰。培克斯。汝昔窘余於逆旅。甯忘之耶。余則尙謹識之。頃余偶疏於防檢。倉猝任汝逸去。方深懊恨。詎意汝乃復相就耶。白曰。摩夫人。汝毋太不自量。汝黨魁霍哆已就縛矣。將以次及汝。汝尙敢爾爾耶。夫人聞之。大怒。暈紅於頰。一擊掌而屏後突有十人出。著武士服。佩長刀。執手槍。冠插一羽。衣上燦燦綴鑽鈕。甚夥。蓋會中戒嚴之妝束也。亞里騤覩此。大驚。急奮身起。將越屋而遁。詎甫及第二層樓上。立足未定。斗有鋼鈎數十。從百葉窗中飛出。擒亞入。顧窗隘不能容人。亞輒轉窗間。一動

則鈎尖攢刺入肉。痛徹骨髓。力掙移時。終不得脫。俄而夫人已發命令。顧所伏之十人曰。孰爲余禽此賊下者。一人應聲出。直奔亞里。白遽呼曰。摩夫人。汝何不速就縛。夫人神色自若。似哂其愚。第聞其語禽亞里者曰。汝登樓。須從樓邊着足。卽以汝刀尖抵百葉窗畔之壁。則鈎自收。汝卽擲汝所攜之套索。禽彼來此可也。

語未畢。突自後擲一套索至。中夫人首部。曳之倒。而其人卽飛身上樓。抱亞里以下。然已衣服破碎。遍體鱗傷矣。蓋亞里雖爲本會中人。然於夫人之居所。平日不過偶一出入。初不知伏藏此種種機械。致陷毒手。又審視此捄已之人。殊不之識。意彼既受夫人命令。以禽己。胡轉捄之。且忽反戈相向。而

遽以套索擲夫人耶。

套索之製。如套馬首者然。自後擲人。落其頸。則力曳之。其人卽氣塞不能聲。隨之而倒。此蓋摩夫人所特製者。不圖作法自斃。本以此制人者。人卽以此制之。亦云巧矣。

第九章

斯時白目視此十人者而言曰。諸君今日禽此巨憝。功不細。顧尙有二人安往。卽有一人前答曰。彼二人尙伏門次。不敢擅離。蓋恐彼黨徒之外逸也。白頷之。又曰。君等套索宜少緩。毋令其有妨生命。亞里曰。吾輩盡縶其手足而取套索下。何如。時十人中之一進曰。毋庸。縶頊夫人曾授吾等催眠水一罇。盍卽試之。乃取水灑夫人面。而解其套索。夫人手足綿軟。

任人播弄。乃舁置寢室中榻上。而命二警察守之。此破空之警察何來。一敍明之。諸君當亦恍然。前章不嘗言白向警署請警察十二人。而授計使之先往乎。蓋當白出署時。卽命此十二人者。各購一僞鑽石鈕佩之。詭稱同黨。奉霍哆調遣自某某等埠來此。將以保衞夫人者。俾夫人心安。不至他逸。而此十二人者。卽密伺夫人左右。俟白亞二人至。猝起內應。合力禽之。旣如計。往摩夫人果信之。且任以心腹。而不虞其太阿之倒持也。

摩夫人旣就縛。宅中止同黨及婢僕輩數人。悉禽之。而閉諸一室。然後率警察等仍自煙囱入歷禮拜堂及講堂。而直抵學生之自修室。突又有一怪異之現象發見眼前。則自修室

之門大闢。而學生輩皆縱横臥地。觸目皆是。俯審之。均已死矣。白大駭。不知有何變異。急趨機器房。視霍哆之在否。乃神經昏亂。既過機器房。猶奔不止。時伊女郎適立窗前。瞥覩人過。諗知爲白。急呼之。乃奔入室。視霍哆縶縛如故。惟已蘇醒。兩目灼灼視諸人。若欲得而甘心焉者。白意少安。更命警察以催眠水進。霍遂沈沈睡去。

少頃。亞里率諸警察踵至。共就坐。議先解霍哆等赴警署。再徐辦善後事。白乃命警察一人負霍哆前行。衆從之魚貫行隧道中。曲折以往摩夫人室。須臾至矣。白乃更檢查可爲證據之物。正搜索間。瞥覩曩日所見之錦綳。置於几側。白取之。將付警察。驀聞吱然一聲。一物自室隅躍出。飛撲而前。若將

與之攫奪者。驚視之。乃一猿也。白遽心動。徐以手撫摩。且覓餌哺之。復被以錦綳。長短悉合。不覺啞然曰。是殆一絕好證人也。余盍攜之以往。

斯時衆人勞悴已極。方休憩片刻。亞里忽躍起曰。噫、彼摩夫人門者。今何往耶。胡衆悉就縛。而彼獨不見。是亦一緊要之證人也。排司曰。君尚未之知耶。彼門者之陰毒險狠。誠足令人畏怖。彼蓋探知主人之被捕。而事且潰敗不可收拾也。遽取其主人所藏之毒酒。直入隧道。而徧酌愛國校生。校生均爲所毒。一一委化。而彼亦自引一觥。斃於其側。比余等聞聲往視。亦已無及。殊可慘也。

越日。老不墩埠車站之火車將開行。忽有衣警吏制服者數

輩。共挾若醒若醉之男女若而人。馳往趁車。蓋卽大偵探白克利等挈諸犯而凱旋也。車旣發。未幾。已抵倫敦白等挾諸犯下。易乘馬車。逕詣裁判署。須臾白導亞里等入見維廉裁判。裁判深致歡迎。謂亞里曰。如此巨案。乃能破之於一旦。君之功也。亞里蹙然曰。余一時失計致令余友負重謗。而陷身獄中。此心至爲歉仄。尙何功之足云哉。裁判曰。今屈君別室小坐。余將立傳集證人。請君宣佈一切。以判結此案。何如。亞里唯唯。從侍者往別室。裁判卽命人赴獄取槐里特至。一面趣召銀行書記之干證諸人。適原告律師見報紙載老不墩埠拘獲霍哆一事。知白克利將至赴署探詢。聞裁判命。令乃立招書記及證人同入。

裁判長既升坐。書記摩掘侍其旁。顏色灰死。跼蹐不安。若中心不勝戟刺者然。少頃。槐里特至。書記之戚屬戚就證人位。裁判官卽發言曰。槐里特君。君言十日中貴友必返。今十日矣。而貴友不至。奈何。槐不能答。裁判官又曰。余爲君介紹一人。君識之否。但勿欺飾。欺飾則於君不利。言已。卽耳語旁侍之警察。警察去。俄而導二人至。槐目光斗觸後一人。不禁俯仰悲哀。淚落如綆。顧極力強自抑制。報告裁判官曰。其後一人。余識之。前一人則非所識。然皆非余所期十日之友也。此二人非他。一男一女。男爲白克利。女蓋卽伊氏女郎也。旋聞裁判官謂之曰。然則君之所期已屆。而尙無影響。奈何。槐是時方啟口欲答。而一瞬間。女已步近其前矣。因念如此轂

觫之狀態。何堪入女目中。甯不羞死。既媿且悲。百感交集。遂噤口不能作一語。裁判官曰。君意如何。須速言。證人咸在。嘿嘿奚爲者。槐爲問官所迫。血輪陡漲。幾欲發狂。而意中摯愛之一人。方立目前。覩其狀。顏色慘淡。淚痕猶凝。若爲己不勝憔悴者。益益不能自制。正悲感間。忽目中攔一意外之奇遇。不禁失聲而呼曰、噫。余友來矣！余友來矣！！亞里誨特司。汝勿逸。汝速近前。胡爲稽遲。乃爾幾令余相見於斷頭臺上也。裁判官聞之。始確知槐言非誑。而一時法廷之上。衆人咸移其攢視槐里特之目。而攢視亞里。蓋幾將疑亞里爲罪人矣。

裁判官故雜亞里於稠人中。而令白與女前見槐。將以試之。

槐既呼亞亞始越衆人出。趨前而呼曰。裁判官乎。余不幸投身祕密黨、而爲愛國校之學生。此校名爲愛國。其實則盜賊耳。該黨宗旨專以妨害人羣治安。及擾亂國家法權爲事。校中任教員者凡三。一霍哆。一斐里勃。語至此。目光遽閃灼於座上。徐曰。一即此書記摩掘君也。摩掘聞之。如觸電氣。四支百骸。俱震撼不能自主。裁判官即返顧之曰。摩掘君。今旣被此嫌疑。毋論誣否。皆不宜司本署之書記。請離此席而退就彼待質之位。摩無言。狼狽而起。

亞里復續曰。余不幸悞墮此校中。迨悉其內容。而已不可及。余乃默觀同校諸君。咸有悔意。惟爲霍哆輩所壓制。末由自拔。余遂於星期日。特開一祕密談判會。痛陳霍哆輩之罪狀。

謂吾輩不如明爲服從。暗與反對。俟覓一機會。乘間起而破滅之。以與社會除一巨患。衆大韙此議。咸擊掌允許。自是余輩卽日夕伺霍等。霍等雖狡。而余輩祕密彼實未能窺破。旋委予掌管倫敦之祕密會所。卽白與女所探處也。一日。霍哆忽至倫敦。時余方約槐君議制霍哆之策。故不寓於祕密會所。而託故寓於司屈來恩街。詎意霍哆卽於是夜暗殺銀行書記。而以其文件一束。囑余付槐君暫代執掌。余不知其爲傾陷計。遽允之。遂將霍哆所交之文件。幷入一函。留書以待槐君。余則拼擋出門。一路躡霍哆後。將以密覘其所爲。是夜余身易警察服。幷攜一警察燈。亟亟追蹤而往。顧以留書易服。既費去數分時。此坌息出倫敦。祗打克洛村。猶相距數十

步。余斯時困憊已甚。急不擇路。偶一失足。遽傾跌溪中。幸溪水不深。力泅以出。然霍哆則去已遠。不可及矣

越二日。余料霍哆必往老不墩埠。乃復變形易服。附火車往。將一偵其近日所爲。既登車。則白君先在焉。少選。又有一人至。審視之。不覺大驚。蓋儼然一霍哆也。彼縱善易容術。而余與之相處久。故能辨識。惟余斷不料其尚在倫敦。且與覿面遇。一時窘甚。急匿身人叢中。背暗而坐。幸彼全神方貫注於白君。未遑旁瞬。余因得不爲所見。途中。彼假白君煙管吸煙。而暗置炸藥。白君初不之覺。而余實旁睨之。既下車。見白君與伊氏僕遇。自稱恩來。脫述爲槐君致書之由。又見霍哆尚遙遙相伺。余因不敢前。而亟赴電局發一電。是日有一無名

之電函報告此中危險者。即余所爲也。

翌日余返祕密會所。而伊女郎已率白君等至矣。女先入甫及客堂。突爲猛犬所嚙。仆地。羣犬將分食之。蓋會中規則。犬若得人。即投畀犬食。其慘酷大都類是。是時斐里勃來自老不墩。摩掘亦從裁判署至。見女被禽。各相視笑。然二人雖不欲女即死。故叱止羣犬。曳女入。閉置室中。斐旋入製造室。取飛行留聲器一。飛行通信器一。驗明指針。擲空際。瞬息飛去。至晚間十時有半。斐亦去。摩掘則以署中有責任。已先斐行。臨行時。均囑余謹視女。勿爲逸去。余唯唯。二人既去。余乃亟入視女傷。蓋余居老不墩久。素識女。且諗知其爲槐君未婚妻。以友誼言。余自當職司調護。并導之出險。已而撫視女傷

痕。尙不劇。少傅以藥。可卽愈。方審視時。突又聞甬道中警鈴大震。自外直達於內。余以爲女傅藥。故未遑出視。迨後始知三警察之受創也。

余守護女達旦。具知槐君被寃狀。翌晨。導女出。擬赴署爲之申雪。而女欲先返寓一視。果得電函。且知白君等已前往。慮其墮霍哆術中也。急馳赴救。乃竟得達余目的。亦云幸矣。此下情事。白君等悉能言之。無俟余贅。惟霍哆之暗殺銀行書記。摩夫人實與謀焉。此中曲折。請堂上質之於彼可耳。

第十章

倫敦裁判署以暗殺銀行書記一案。提訊殺人犯。䦨動全市。觀者以千萬計。斯時書記之戚屬。槐君之親友。以及各報館

之訪事員前後擁塞。咸引頸拭目以待。俄而警察擁霍哆及摩夫人至。二人已受醒眠藥水。踉蹌至階下。裁判官即霽顏問曰。霍哆君乎。君以暗殺黨之首領。愛國校之校員。而彼區區一書記。君殺之。當亦不諱。顧必貽害於人。是何故耶。君盍試道其詳。霍俯首不答。惟切齒怒目以視亞里等諸人。若將呑噬之者。此時裁判官已得白君報告。凡白君等所歷諸事。一一備悉。乃迫之曰。君毋以不言拒人。即使君不承認。而吾但就老不墩之陷偵探。祕密會之戕警察。試舉其一。皆足以定君之罪。君顧嘿嘿奚爲者。霍至此。自知遁無可遁。末如之何。乃喟然歎曰。裁判官乎。余今既入汝掌握之中。余亦不得不實言之矣。君其聽之。彼銀行書記者。其本姓實爲伊以氏。

與摩掘君同族。摩掘欲圖伊以男爵之財產。投身余黨。謀之斐里勃君。斐因以微生蟲毒男爵夫婦。而摩掘夫人則僞飾一奇鬼以恐嚇之。男爵以是死。男爵夫人亦以是死。將以次而及伊以女郞。顧此等暗殺之舉動。本極祕密。不圖近爲該書記所窺破。該書記以女本亭而利之股東。將於禮拜日藉簿記報告。親赴老不墩埠晤女。以摘發摩掘之奸。而爲男爵夫婦復仇。摩掘聞之。則大懼。急電告余。余乃挾摩夫人至。以其家所蓄之靈猿。潛入書記所居室。樓上損壞之鐵窗。卽猿持械破入處也。

吾輩凡行祕密事。往往藉動物之力。故各類動物。皆能馴養而役使之。有如蛇池之蛇。犬堂之犬。靡不嗾使如意。故是猿

得吾輩命令立卽飛升樓頂。將自由梯之一端。繫諸窗上。余與摩夫人次第而登。竊見書記方酣臥。旁置雪茄煙一合。審其形式。正與余所製之毒質雪茄同。陡觸余意。立探囊取雪茄一枝。燃以火。付猿破窗入而置諸書記之枕旁。此雪茄內含至猛烈之毒質。一經燃燒。人觸之立昏悶而死。余二人及猿脫無解藥。預塞口鼻間。則亦隨之俱化矣。事畢。更令猿盜文件出。攜取下梯。摩夫人狹猿俟靜所。余則一人逕趨亞里室。此後各節。亞里等已盡述之。余不復贅。

至彼書記身旁之雪茄一合。余事後探之。始知實爲亞里物。蓋亞以之贈槐。槐以之轉贈書記。而實則同爲余製造所所出之煙。故與余煙大小形式無不同。其差別者。則中無毒耳。

槐里特者。余黨中所最崇拜之人。而不就余覊勒者也。槐曾遊歷亞洲。得祕授支那之少林術。能以氣自吸縮其身如小兒。拳勇冠絕一時。莫之能匹。吾黨慕其術。嘗百計牢籠之。顧彼終不爲吾黨用。且陰懷反對。故不惜以此獄殺人犯之嫌疑相贈。摩掘又偵知槐與亞厚。且於是夕將過亞。預告之余。余因賁夜至亞里所以文件授之。囑轉付槐。將藉是爲傾陷計。旣而又發見此半截燃餘之雪茄。適與槐所贈者宛然無二。而槐之寃獄乃成。事亦巧矣。

霍哆語畢。即木然立。摩掘及夫人亦並立其旁。各瞪目不語。白克利取錦綳示摩夫人曰。彼日吾初遇汝於海口時。汝方手此錦綳。如抱小兒狀。此中殆卽猿耶。摩夫人已不能語。惟

頷首者。再裁判官覺有異。亟命達醫士視之。則三人方並肩立。霍哆左手執一圈。右手則執摩掘。摩掘又轉執其夫人。圈中電發。由霍哆以傳達於二人。一霎間。三人皆駢死於堂上。案事既結。裁判官乃宣言槐君無罪。立釋之出。斯時第一人趨就槐君之前者。即伊以維一女郎。互握手慰問。共訴艱難。萬語千言。不能罄述。乃相將攜手出署。署外貴紳男婦。歡迎槐君之聲浪。不絕於耳。白克利以是案得優美之賞金。聲譽益著。達醫士亦遂遷居倫敦。其後老不墩埠之生生保險行。即歸伊氏承辦。隧道亦就塡平。越日。槐君夫婦成禮於禮拜堂。賓從之盛。一時稱最。

惟亞里以一愛國校生徒。而破壞該黨。該黨遂因之消滅。其

黨人之漏網者。罔不切齒。一日。亞里偶行過打克洛村。猝遭炸彈。斃於途。識者謂必祕密會之餘黨所爲云。